

“资产阶级”的翻译及其中国化

王春茵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 100871)

摘要:马克思主义核心术语“Bourgeoisie”在中文的早期词汇形式众多,既有意译词也有音译词,既有日语借词也有受日语影响的自造词。最终“资产阶级”这一词汇形式从众多流行一时的翻译中胜出,成为标准译名。根据核心构词语素(组)的不同可将“Bourgeoisie”的早期翻译分成五类,分别是“富”“绅”“豪”系列、“有产”系列、“资产”系列、“资本”系列和其他。通过研究“Bourgeoisie”在汉语中产生、确立与流变的轨迹,从语言学角度探究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细节。

关键词:资本主义;翻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0539(2020)01-0118-05

一、“资产阶级”的词源

德语 *bürgerlich* 对应英语 *bourgeoisie*。*Bourgeoisie* 是集体名词,在当代英语中意为“中产阶级”,在马克思学说中特指“资产阶级”。*Bourgeois* 指 *bourgeoisie* 中的一员,*bourgeoise* 是其对应的阴性词。

语源学的研究一般认为该词来自法语。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在其著作《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中指出:*Bourgeois* 在法国封建社会制度下指有固定居所、生活稳定、没有负债的可靠“居民、市民”(citizen),他们在社会中处于上层的贵族和居无定所的下层流民之间,是“中产阶级”(middle class)。随着商业的发展,*bourgeois* 的人数日益增长成为重要的社会力量,于是产生了 *civil society*(公民社会)的概念,*bourgeois* 的含义也随之发生变化,与现代意义上的商业、公民关系紧密,并发展出褒贬色彩。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的重新定

义主要根据 *bourgeois* 的早期用法发展而来,范围涵盖了生活稳定无负债的可靠居民和与日俱增的中产阶级(由商人、企业家及雇主组成)。

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中,恩格斯专门为“BOURGEOIS AND PROLETARIANS”加了一条注释,指出“By bourgeoisie is meant the class of modern capitalists, owners of the means of social production and employers of wage labor. By proletariat, the class of modern wage laborers who, having no means of production of their own, are reduced to selling their labor power in order to live.”(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2]恩格斯此注着意说明了两点:第一,这两个概念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关的;第二,这两个概念所指的阶级在社会中是对立的。

通过对“资产阶级”词源的追溯,我们可以知道

收稿日期:2019-06-01

作者简介:王春茵(1987—),女,浙江宁波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汉语词汇史、理论语言学。

bourgeoisie 在一般语境中意为“中产阶级”，这是来源于法语的传统含义；在马克思学说中特指“资产阶级”，当它作为一种社会身份时，主要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指占有社会生产资料从事资本活动的人，而当它作为一类社会集团代名词时，主要是一个政治学概念，与“无产阶级”相对，两者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二、“资产阶级”引入汉语

日语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入中国的重要媒介。根据德国汉学家李博(Wolfgang Lippert)^[3]的研究，“资产阶级”(bourgeoisie)这个范畴进入中文，经历了先从日语暂时借用“有产者”“有产阶级”，后来又被“资产者”“资产阶级”所代替的过程。1919年日本学者河上肇把 bourgeois 翻译为“yusan-sha 有產者”，把 bourgeoisie 译为“yusan-shakaiyū 有產者阶级”。李大钊把“有产者”“有产者阶级”引入中文，在知识分子中影响较大，接受度较高。到1920年，“有产者”“有产阶级”分别被“资产者”“资产阶级”所代替。

李博的研究概括了“资产阶级”进入汉语的大体脉络，然而实际情况远比以上所述要复杂的多。“资产阶级”这个范畴在中文的词汇形式，既有日语借词也有受日语影响的自造词，既有意译词也有音译词，最终“资产阶级”这一形式从众多流行一时的翻译中胜出，成为 bourgeoisie 的标准译名。下面我们将这些词根据核心构词语素(组)的区别分成五个部分展开讨论。

(一)“富”“绅”“豪”系列

汉语传统中用“绅富”“富绅”“绅士”“富豪”等带有语素“富”“绅”“豪”的一系列词汇来表示不事生产而拥有财富和社会地位的一类人，与 bourgeoisie 表示的社会阶级具有相通之处，日本译者借以创制日语汉语词，如“fugō 富豪”“shinshi 绅士”“gōzoku 豪族”等。早期汉译者受这一思路影响，或直接使用日语汉语词，或从传统汉语中借用类似的词汇，比如：

来华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和他的中国秘书蔡尔康合作节译了英国社会学家 B. 吉员德(Benjamin Kidd)的《社会进化论》(译名为《大同学》)。他们在第一章“今世景象”介绍欧洲的社会情况：“十八周之季，法国改革制度，夺世上品之权，以予中品之绅富⁽¹⁾。其后，更遍分于下品之编氓，比户皆得举官，民心大饜。”^[4]

宋教仁以弼斋为笔名，在译文《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中谈论两大阶级：“现世界之人类，统计不下十五万万，然区别之，得形成为二大阶级：掠夺阶级与被掠夺阶级是矣。换言之，即富绅 Bourgeois 与平民 Proletaruns 之二种也。前之一种，独占生产之机关；一种以劳力而被其役使。”^[5]

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沿用了日译本所创的用“shinshi 绅士”和“shinshi-batsu 绅士阀”翻译 bourgeois 和 bourgeoisie 的做法。译文后附有刘师培的注释：“绅士阀，英语为 Bourgeoisie，含有资本阶级、富豪阶级、上流及权利阶级诸意义。绅士英语为 Bourgeois，亦与相同。然此等绅士，系指中级市民之进为资本家者，与贵族不同，犹中国俗语所谓老爷，不尽指官吏言也。”^[6]

朱执信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中介绍马克思时提到：“德意志之劳动者亦感于马尔克(马克思)之说，起而与富豪抗。”^[7]

朱执信反对在汉语中借用日语术语，曾尝试推广自己从古汉语中甄选的“豪右”一词来翻译 bourgeois，不过“豪右”和“富”“绅”“豪”系列的其他词汇一样，都没有成功推行开来。其根本在于，当社会处于变革中时，人们更倾向于使用新的语言形式来封装新思想，“旧瓶装新酒”在这个时候显得不够新潮，欠缺革新的力度。

(二)“有产”系列

日本学者河上肇在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里选择了日语新词“yusan-sha 有產者”“yusan-shakaiyū 有產者阶级”和“musan-sha 无產者”“musan-shakaiyū 无產者阶级”相对应。受其影响，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使用了“有产者”“有产者阶级”的表达^[8-9]。得益于李大钊的影响力，这种用法在知识分子中传播较为广泛。后来“有产者阶级”被缩略成“有产阶级”四字结构，更符合汉语音步习惯。列宁文章的第一批中文译文都使用“有产者”和“有产阶级”。

早期“有产阶级”常和“无产阶级”相对出现，例如陈独秀在《马克思学说》一文中说：“无产阶级是跟着有产阶级照同一的比例发达起来的，近代产业发展的结果。”^[10]“有产阶级”的表达形式从构词上和“无产阶级”存在天然的联想关系，表意直接明晰，似乎是很妙的一对翻译。但是最终汉语选择了“资产阶级”来和“无产阶级”对应，这其中既有历史的偶然因素，也和当时中国的社会形态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我们在后面谈到“无产阶级”时再作展开。

(三)“资产”系列

汉语中用“资产”表示“财产、财富”古已有之。《后汉书·马援列传》：“(马)防兄弟贵盛，奴婢各千人已上，资产巨亿。”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资产”是从日语回流而来。李博研究指出，陈独秀是第一批在汉语中使用“资产阶级”的人之一^[3]，例如，“我敢说：若经过阶级战争，若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11]

“资产阶级”一词出现后很快在与“有产阶级”等词的竞争中占据上风。与之相对应的表示个体成员的“资产者”使用却并不广泛。对此，李博转引 Hermanova—Novotna 的研究，给出了符合汉语用法实际的解释：中国人不愿意把“者”这个施事构成分应用在仅由名词语素组成的名词后边^[3]。更准确地说，根据朱德熙的研究，在汉语中“者”字只能加在谓词性成分后头提取动词短语的施事，或者用于自指“资产”，用“资产者”表示“拥有资产的人”不符合汉语语法^[12]。

(四)“资本”系列

在“资产阶级”成为 bourgeoisie 的主流译名之前，还有一个较普遍使用的类似名词是“资本家”。

“资本”一词古已有之，宋代笔记集《春渚纪闻》中有一则记载：“吾之邻人，有一子稍长，因使之代掌小解。不逾岁，偶误质盗物，资本耗折殆尽。”这里的“资本”就指经营商业的本钱。日本人用“shihon—ka 资本家”翻译 capitalist。1901年，《译书汇编》社员在翻译日本有贺长雄的《近世政治史》时，开始使用译名“资本家”。在汉语中，“家”是具有较高能产性的表人名词后缀，含有“专门”义，可以表示“经营某种行业的人或具有某种身份的人”。只要了解了“资本”的含义，用“资本家”表示拥有资本的人、从事资本活动的人顺理成章。因而，这一切合汉语派生词构词规律的译词很快被人们接受，学者专著和街头报章均普遍使用，例如：

康有为的《大同书》：“……而资本家复得操纵轻重小工之口食而控制之或抑勒之，于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矣。”^[13]

《申报》1903年8月22日引《泰晤士报》报道华工赴墨西哥情况：“……(?)港及墨西哥之华人资本家运动颇得自由……”^[14]

梁启超的《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提供了更有意思的例子：“自机器大兴，生产力骤增，而消费力

(即买物者)岁进之速率不足以应之，于是生产过羨，物价下落，不知所届。小资本家纷纷倒闭，而大资本家亦綦惫矣。”^[15]句中“小资本家”和“大资本家”并举，从构词的角度看，当一个结构成为构词语素，进一步增加前缀组成专名，表明作为构词元素的“资本家”本身的概念化已经相当成熟。

以上用例中，“资本家”一词的词义还是经济学层面上的，且和“资产阶级”的范畴并不完全重合，当“资本家”的使用上升到社会集团层面的区分，就表现出“资产阶级”用法的雏形，这一用法也使用词汇“资本阶级”。

最早将“资本家”明确用作社会集团含义的是刘师培，他在《亚洲现势论》提到了“政府资本家”和“资本阶级”^[16]。

马君武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中译介社会主义思潮时，描绘未来的理想社会时提到“要打破今日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阶级”，将资本家和劳动阶级对立起来^[17]。

陈独秀在为《共产党》月刊所写的“短言”中称：“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来政权”^[18]。

在这个层面上使用的“资本家”“资本阶级”的内涵接近于我们现在使用的“资本主义”。

(五)其他

日语和汉语中还有“中产阶级”“中等阶级”“中流阶级”等一系列由语素“中”作为核心构词语素的词汇，用来表示市民阶层，对应 middle class，多用在非马克思主义语境中。

另外，汉语也曾为 bourgeoisie 创造了音译形式“布尔乔亚”，多用在非马克思主义语境表示中产阶级，或用来和 proletariat 的音译“普罗列塔利亚”(简称“普罗”)对应分别表示富人和穷人。这对音译词的使用主要流行于 20 世纪 30 年代，本文暂不展开讨论。

三、“资产阶级”的对立面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一对孪生子，相对而存在。但是在中国，“无产阶级”一词的出现和使用要比“资产阶级”滞后不少，到 20 世纪 20 年代，“资本家”或“资产阶级”使用已很普遍，“无产阶级”还绝少使用，相对应出现的是“劳动者”“劳动阶级”“劳民阶级”“平民”等。

中国知识分子通过借鉴日文马克思主义术语

“rōdōsha 劳动者”，将 proletariat 翻译为“劳动阶级”，用以特指“靠工资生活的工业工人”。例如，1920年陈望道全译的《共产党宣言》绝大多数的篇章都使用“劳动阶级”这一译名。后来施存统、陈独秀和李达等人摘译的《共产党宣言》中，仍旧使用了“劳动阶级”这个术语，用以表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雇佣工人。1919年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首次使用“无产阶级”一词。

这种语言使用上的不同步现象实际上折射了中国不同于欧洲的社会现实。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从19世纪末初步发展，产业工人的数量逐渐壮大但绝对数量有限。李达根据英文《中国年鉴》所载内容以及北京农商部的统计，估算得到截止1927年中国产业工人的数量大约为275万人^[19]，这一数字相对于四万万中国人来说，所占比例微不足道。此时的中国还是传统的农业大国，晚清所谓“资本家”只是拥有财富资本的人，实际上是由传统士绅及商人转化而来，与之相对的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产业工人。李大钊等在使用“无产阶级”时，主要指“没有财产的人”即“穷人”，他的“无产庶民”和“无产阶级”的概念比马克思社会学的“proletariat”要广。

四、结论

综上所述，汉语并不是一开始就选择了“资产阶级”作为 bourgeoisie 的对等词。“资产阶级”这个范畴进入中文，其词汇形式既有日语借词也有受日语影响的自造词，既有意译词也有音译词。我们可以用表格更清晰地列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资产阶级”这一范畴所使用的语言形式，见表1。

表1 “资产阶级”范畴汉译

| | Proletarian proletariat | Bourgeois bourgeoisie |
|----|--------------------------------|-------------------------|
| 意译 | 平民 劳动者 劳动阶级 无产者 无产阶级 | 绅富、富绅、富豪、绅士 绅士阔 |
| | | 有产者 有产(者)阶级 |
| | | 资产者 资产阶级 |
| | | 资本家 资本阶级 |
| | | 中产阶级、中等阶级、中流阶级 |
| 音译 | 普罗(列塔利亚) | 布尔乔亚 |

汉语最终选择“资产阶级”作为 bourgeoisie 的标准译名的过程反映了语言学中词汇场理论的精神：一个词的含义不是它本身决定的，而是由和它处于同一个义域的其他词所决定的。只有我们将该词

的竞争词和对立词都纳入考量，才能更清晰地勾勒出一个术语产生与流变的轨迹。

从语言的角度看，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被译介到中国之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不可避免地展开了。翻译并非只是语言层面上的文字转换工作，它兼具阐释功能，与文化、社会、意识密不可分。借用或创制汉语词汇来对应马克思主义核心术语的过程，必然会带上当时中国社会背景和汉语固有思维的烙印。

注释：

(1)全文点号为本文作者所加，作特别注意之意。

参考文献：

- [1][英]雷蒙·威廉斯. 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 刘建基,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25-29.
-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400.
- [3][德]李博. 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从词汇—概念角度看日本和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M]. 赵倩,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350-369.
- [4]蔡尔康. 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J]. 李提摩太,译. 万国公报,1899(121):13-15.
- [5]宋教仁. 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J]. 民报,1906,(5):79-105.
- [6]刘师培,序. 共产党宣言·序言[J]. 陈望道,译. 天义,1908,(15):19-26.
- [7]朱执信. 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J]. 民报,1906,(2):1-17.
- [8]李大钊.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J]. 新青年,1919,6(5):78-94.
- [9]李大钊.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J]. 新青年,1919,6(6):68-80.
- [10]陈独秀. 马克思学说[J]. 新青年,1922,9(6):4-12.
- [11]陈独秀. 谈政治[J]. 新青年,1920,8(1):6-14.
- [12]朱德熙. 自指和转指——汉语名词化标记“的、者、所、之”的语法功能和语义功能[J]. 方言,1983,(1):16-31.
- [13]康有为. 大同书[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235.
- [14]佚名. 纪华工往墨情形[N]. 申报,1903-8-22(1).
- [15]梁启超. 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J]. 新民丛报,1903,(42-43):93-115.
- [16]刘师培. 亚洲现势论[M] //万仕国,刘禾,校注. 天义·衡报(上).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69-

182. [17]马君武. 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J]. 译书汇编, 1902, (11):87-103. [18]陈独秀. 短言[N]. 共产党, 1920-11-7(1). [19]刘明逵. 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 1840—1949(第1卷第1册)[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5:118.

Bourgeoisie: The Translation and Sinicization Process

WANG Chuny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Bourgeoisie”, which is one of the core terms of Marxism, had a large number of lexical forms in Chinese, including paraphrased words, transliterated words, Japanese loanwords and self-constructed words influenced by Japanese. In the end, the term “zichanjieji(资产阶级)” won out from many popular translations in the past and became the standard translation of “bourgeoisie”. In this paper, the early translations of “bourgeoisie” are divided into five categorie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core morphemes(groups). The study on the producing and changing of “bourgeoisie” in Chinese reveals the details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s.

Key words: Bourgeoisie; Marxism; translation; sinicization

编辑: 邹蕊